

四書反身錄

序

理學與世運相表裏自堯舜開道統之傳至我夫子
而集大成刪述六經垂教萬世若日月之經天江河
之行地而斯道賴以常存迨戰國異端並興孟子辭
而闕之論者至謂其功不在禹下秦漢以來千有四
百餘年乘之以佛氏亂之以莊老泯沒於風雲月露
之詞廢墜於干戈搶攘之際而斯道或幾乎息有宋
賢君繼作世際雍熙大儒乘運而起濂溪倡之於前
二程張朱推挽於後發明絕學內外同歸斯亦三代

以還文明再覩之一時矣自是承流嗣響代不乏人而關中接橫渠之緒名賢接踵而起五百年間凡三十餘人嗚呼盛已迄明末造風會中蝕而關學獨以醇正稱於天下恭遇我

國家治化翔洽講道崇儒中孚李先生崛起蓋屋其言以躬行實踐爲基反本窮源爲要嘉惠後學開導迷津闡往聖之心源於浸昌浸熾之會斯真可與弁山鳴鳥同昭

世之光華顧以家世食貧養親不逮痛自刻責絕意

功名築聖室獨處時人罕接其面尤矢志謙退不欲以著述自居四方學者每從問答之餘輯其所聞各自成帙其高弟王心敬朝夕侍側敬從口授集爲反身錄一書先生舉以授余余反覆卒讀大要以士人童而習之襲其糟粕而不悟其指歸欲學者反身循理致知力行其指約其趨端其論說質實而不涉於高遠橫渠有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先生是書之謂乎余學臣也亦與有斯文之責竊意學校爲教化之源選士爲

儲材之本

煌煌功令務先德行而後文藝乃士子徒工咕嗶以
與主司一日之知海棗春華都無實際聖賢之精意
久已湮沒誠便是胥布之學宮士子從身心研究之
餘有得於明體達用之學予以宣猷宏化黼黻休和
登斯世於唐虞豈曰小補是則余割俸授梓之意也
夫

康熙二十有五年歲次丙寅清和月三秦視學使者

泚水許孫荃題於上郡考院

序四書反身錄

今何時耶上泐朱文公適在五百昌期又上泐孔
先師稱王正商而之時九百六十年子與氏所謂千
歲之日至者是

皇 上甲子東巡禪勒萬世師表乙丑廷試策問天人理
數是聖道倡明當在茲時也禮是以首疏道原自天
蓋因

上 既以聖學引其端吾鄙何可不遵天原竟其業此二
千年待發之履景運當昌表章實在後學試思伏幾

一畫處延一中門里一貫舍是何原耶曾子得道聖
門識者在大學傳明德章覩破顧謾天之明命一語
上接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十一大聖人之
傳下啓子思作中庸以天命性教開宗還以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收章其中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
經無限道教總全天命是謂誕登道旡明明表示千
古亦又何疑或曰理學肇自有朱所云大極通書西
銘易傳啓蒙皇極性理諸集各有得力蓋已發先聖
所未發尚何表章之與有禮曰否否昌期必五百年

者何日至必千歲者一而

聖翊運而生道待時而明後學雖生明備之餘有不得
諉其責者往歲讀 中孚明德解寡過說皆篤信下
學之深早切高山之仰今覽反身錄每從天之所以
與我發論且曰終日欽慕對越上帝自無一念一事
可以縱逸是昭得周文畫前之易實將存誠至敬窮
理致知之種種而脈一切收攝勘破道原又遷數筭
愈增佩服蓋聖賢嘉言善行日新月盛原處不盡之
數離却復初二字言知言能有所著落 禮 不敢自外

三十年從程子儒教本入周子聖希天邵子凡事順
天理而行造化在我于此入首于焉得力方知忠本
天理恕順人情洒掃進退應對卽末卽本矣幸有同
心又值家生洲提鐸斯文在關中聖道干城有賴同
學千里如咫尺願大家振奮各驗所至以輔翼

皇上開天明道之盛運

康熙丙寅夏孟中天同學弟許三禮識

四書反身錄引

四書之在天下猶日月之經天而陸沉於讀者之口
耳其來久矣 二曲先生起而拯之力掃道聽塗說
之陋以寔反諸身爲天下後世倡其反身錄一書凡
進修之要性命之微明體適用之大全內聖外王之
實際靡不一一開關啓鑰合盤托出蓋欲讀者深體
力踐爲一已樹真品爲 國家樹真才爲千古扶綱
常翊世運議者謂有天地則不可無四書以葆天下
之人心有四書則不可無朱註以釋四書之疑義有

朱註則不可無斯錄以挽天下之人心斯錄未出四書雖家傳戶誦無異告朔之羊名存而實亡斯錄一出則四書誦不徒誦人知所奮可謂取日虞淵揭之中天中興四書之功埒於始初表章夫固有不可得而誣者矣足發疑神三復不忍釋手歷閱從前諸大儒剛道覺世之書實未有明快透髓豁人心目一至於斯者昔季札請觀六代之樂至韶則喟然歎曰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雖有他樂不願觀也今足發於斯錄亦云故讀先生斯錄如見先生之心見先生之

心如見孔曾思孟之心心心相印若合符節地非所
論時非所論學者當日用常行之際語默動靜誠是
體是遵舊染污習灌以江漢暴以秋陽方不負吾先
生反身之教方是善讀四書

河汾李足發沐手謹書

弁言

自二曲夫子倡明絕學士始知制章記誦之外原自有學相與嚮往二曲猶百川之趨海夫子雖啓迪不倦然未嘗標宗旨立門戶惟就各人所讀之四書令其切己自反實體力誥一言一動稍有不合則惕然自責不汨訓詁不尚辭說務期以身發明迨癸丑開闢以來宴息土室卽骨肉至戚罕覩其面近年獨爾每王子朝夕起居得侍左右益以其英齡志道棄功名如敝屣頓悟純倫操履純篤故特容入侍有問必

四書五經集註
卷之三
十一
答王子隨聆隨記名曰四書反身錄語語晰透破或
如拯溺救焚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使孔曾思
孟取世覺人之初意賴以復振有補於世教匪渺
上
焚香靜對慚悚汗下追思夙昔四書之讀不堪自
問因親與感人同此心斯錄一出觀者既廣則感者
自衆必有惕然悟爽然矢勃然奮者邇在淵於既俯
障百川而東之幾在斯矣

同州門人馮穢土沐手謹識

識言

四書反身錄者錄二曲先生教人讀四書反身實踐之語也先生嘗謂孔曾思孟立言垂訓以成四書程朱相繼發明表章四書非徒令人口耳也蓋欲讀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爲天德達之爲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也 國家頒四書於學官以之取士非徒取其文也原因文以徵行期得實體力踐德克道明有體有用之彥有補於世也而讀之者果體諸身見諸行克之爲天德達之爲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

手否則誦讀雖勤關發雖精而入耳出口假途以于
進無體無用於世無補夫豈聖賢立言之初心 國
家期望之本意耶於是感慨收弊力障狂瀾居恒教
人一以反身實踐爲事 小子 恭侍函丈特蒙提誨尤
諄日覆聞所未聞退卽隨手劄記自夏至冬不覺成
帙然遺忘不及記者甚多特存什一於千百鍼砭幸
茲奉以自勗并爲同讀四書者勗

鄂縣受業門人王心敬頓首百拜識

四書及身錄序

關中徵君李二曲先生昌明正學爲 國朝巨儒康熙癸丑制府鄂公上言于是

天子特旨徵先生先生稱疾不就杜門著述日子四書考究聖賢精意切已自反以身發明以之門人王子心敬輯其前後問答之語遂成一書名曰四書及身錄今歲丁卯特爲郵寄登霞與先生有通家好故以見示也明崇禎末督師汪公喬年討賊至襄先王父以軍門贊畫與先生先子忠武將軍同佐汪公城守

同與難而先大人暨諸父又與先生爲昆弟交庚戌冬先生過襄招父魂以塋時主于子家拜于王母于堂上如家人禮大人爲經紀其塋事割地營宅兆起丘壠復樹豐碑表于道題曰義林霞時尚少大人命之出拜嘗侍立左右云先生旣去歲以所著書種種見寄大人亦以所學相酬荅雖千里瞻隔而音書不絕歷數年以爲常伯大人爛館霞亦稍長知向學而季父與先生共昌道學因得復讓先生所著書今者以四書友身錄示下益所以訓誨者深矣霞受而卒

或復不忍釋手因竊嘆四子之書乃孔曾思孟內
聖外王之具明體達用之學而古今常存人心不死
者恃有此也以故 國家設科取士特重經書蓋欲
世之學者實踐力行而體川俗具之儒得以羅而貴
之大庭是則聖賢之所以垂教萬世與 國家之所
以儲養真儒惟篤行是尚而不在于詞章句讀語言
文字間也然而四書之在今日固已家傳戶曉未之
有異矣而求其紹聖賢之學以慰 國家之望者抑
何寡之耶豈非以窮年誦讀者徒觀爲口耳之具進

身之增哉噫此先生反身錄之所由作也人而不知
反身雖讀四書終屬皮毛迨斯錄一出世之學者庶
不徒事咕嗶則聖賢立言之旨昭然于世而爲遠學
爲名臣窮不失已達則兼善之儒吾知其將接踵而
起矣其有功于聖賢有裨于國家夫豈微哉記水
四山許公親學三秦讀而好之爲授梓傳亦爲于繼
固陋從事理學煇久承先生之教誼不容以無言故
爲序之以告世之讀四書者其各友身焉可也

中州後學劉青鶴 肅林甫頓首敬撰

重梓四書及身錄序

四書之行於天下後世也較重於五經世之儒者莫不家傳而戶誦之矣近代制科取士先四書而後五經五經分而四書合蓋未嘗不以聖賢之道明體達用可以善身可以善世故欲使常明常行於天下意甚善也無如學者多誦其章句詳其訓詁第借爲釣獵名位之階實未能得諸心而措諸行一於吾身從事者其於聖賢之道不啻雲泥之不相涉此人心之所以日漓世道之所以不古而有有心者不能無隱憂

焉余兄中孚先生閉戶潛修涵濡於性道歷有年所
間有從遊之士偶拈四書相究論先生卽以聖賢踐
履之實親切指示或直抉其旨或旁通其意使人人
知道爲人所自具非由外求一歸於身體力行以務
完夫性命本體遠接孔曾思孟之正脉近紹周程張
朱之真傳舉凡訓詁浮習滌除殆盡斯其心得口授
非卽我孔子循循善誘無隱不倦之意也與鄆杜王
子心敬集其所記名爲四書友身錄督學許公深契
其有裨於名教捐俸梓行遍布於貴宮可謂不辜斯

文之責而克襄

盛世誕敷文德之治者也厥功豈小補云爾哉余蒞
肇慶自佐郡以至遷守將及十載每思與力學之士
發明四書大義勗以立身行己之道奈學識疎淺躬
行不逮不足以啓迪人心恐徒滋章句訓詁之流弊
而反見罪於聖賢其誣道也孰甚幸藉是錄梓而廣
之無論通邑大都山陬海澨使凡有身者咸知有及
身之功夫惟反身乃不負身不負身斯不負道不負
道斯不負聖賢不負四書

康熙壬申初夏肇慶府知府關中李彥珩識

二曲先生讀四書說

四書傳心之書也人人有是心心心具是理而人多
昧理以疚心聖賢爲之立言啓迪相繼發明譬適
迷途幸獲南車宜循所指斯邁斯征乃跬步未移
徒資口吻終日讀所指識所指藻繪其辭闢所指
而心與指違行輒背馳欲肆而理泯而心之爲心
愈不可問自負其心而并負聖賢立言啓迪之苦
心愈弊也久矣

吾人於四書童而習之白首不廢讀則讀矣只是上

口不上身誠反而上身使身爲道德仁義之身聖賢君子之身何快如之呂新吾云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端心思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把一部經書當作聖賢遺留下富貴的本子孜孜終日誦讀惓惓只爲身家譬如僧道替人念消災禳禍的經懺一般念的絕不與我相干只是賺些經錢食米來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辜負盡了有道之士仔細思量笑死愧死斯言切中吾人通病吾人

所宜猛省

一士問四書疑義先生謂之曰吾子是行至此致疑乎抑徒誇精闢與以資講說已耶夫大學之要在格致誠正脩吾曹試切已自勘物果格乎知果致乎果意誠心正脩身以立本乎中庸之要在戒慎恐懼涵養於未發之前于臣弟友盡道於日用之際吾曹試切已自勘果或靜或動兢兢焉惟獨之是慎乎果於子臣弟友盡道而無歉乎論語之要在於特學習吾曹試切已自勘果明善乎果復初

乎果存理克欲視聽言動之復禮乎言果一一忠
信行果一一篤敬三畏九思之成事乎孟子之要
在知言養氣求放心吾曹試反已自勘言果知乎
氣果養乎放心果收乎不擇純駁惟查見聞恐非
知言之謂也不懲忿窒慾集義自反恐非養氣之
謂也纒辨方甲卽以獵榮網譽爲務多材多藝祇
以增其勝心日鑿日喪放猶不足言也四書之設
果欲吾曹之若是乎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然則
吾曹日讀四書而不能惟其言之是踐雖欲不謂

之孔曾思孟之罪人不可也昔有一士千里從師
師悉出經書期在盡授甫講一語其士卽稽首請
退浹月弗至問之對曰未盡行初勿弗敢至也必
如此始可謂善讀始可謂實踐

一人肯反身實踐則人欲化爲天理身心平康人人
肯反身實踐則人人皆爲君子世可虞唐此致治
之本也區區於讀四書者不能不拭目以望

四書及身錄叙

及身錄何錄二曲徵君李夫子之所怕言者也其以四子書何非疏四子也於其言之有合於四子或時感於四子之言而偶有所發其諸門人小子筆而存焉以爲可以示家塾告遠近也云爾夫世之號爲讀書知古者齟齬與倫之流無論已吾徒章甫達披肩或賢豪自命至雄辯也而明師慈父之所誨聖君良相之所求童而習之迄於白首試一自問果皆孝子乎友於兄弟乎忠於君信於朋友乎不妄語不冥行

不私妻子不懷詐僞財毋苟得難毋苟免絕奔競恥
干謁不辱親負國爲武夫臧獲所蓋稱乎今夫子之
爲此書也約畧易簡如良醫知疾直達腠理鍼之熨
之臑骨皆痛人人有身卽人人宜及勿矜訓詁勿尙
詞說亦如號太子之遇越人蹙蘇而起斯可耳不然
則利祿而已矣名譽而已矣備服買行穿窬而已矣
侮聖人之言而已矣

戊辰上元華後學河山康乃心敬撰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鄆縣門人王心敬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全校

澠水許孫荃四山

大學

大學孔門授受之教與全體大用之成規也兩程表章朱子闡釋真文忠公行之於前邱文莊公補之於後其於全體大用之實發明無餘蘊矣吾人無志於學則已苟志於學則當依其次第循序而進

亦猶農服其先疇匠遵其規矩自然德成材達有體有用頂天立地爲世完人

吾人自讀大學以來亦知大學一書爲明體適用之書大學之學乃明體適用之學當其讀時非不終日講體講用然口講而衷離初曷嘗實期明體實期適用不過藉以進取而已矣是以體終不明用終不適無惑乎茫昧一生學鮮實際

明體適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已學而不如此則失其所以爲學便失其所以爲人矣

朱註謂大學者大人之學則知學而不如此便是小人之學清夜一思於心甘乎甘則爲之否則不容不及時振奮以全其性分之當然

明體而不適於用便是腐儒適用而不本於明體便是霸儒既不明體又不適用徒汨沒於辭章記誦之末便是俗儒皆非所語於大學也

吾人既往溺於習俗雖讀大學徒資口耳今須勇猛振奮自拔習俗務爲體用之學澄心返觀深造默成以立體進達治理酌古準今以致用體用兼該

斯不愧鬚眉

問體用曰明德是體明明德是明體親民是用明明德於天下作新民是適用格致誠正脩乃明之之實齊治均平乃新之之實純乎天理而弗雜方是止於至善

明德卽心心本至靈不昧其靈便是明明德心本與萬物爲一體不自分彼此便是親民心本至善不自有其善便是止至善

明德之在人本與天地合德而日月合明顧自有生

以來爲形氣所使物欲所蔽習染所污迷昧却絕
來本體率意實行博俗馳逐貪嗜欲求富貴慕榮
名務別學如醉如夢如狂如癡卽自以爲聰明睿
智才識超世而律之以固有之良悉屬昏昧故須
明之以復其初親師取友審決心要顯證默悟一
意本原將平日種種嗜好貪著種種凡心習氣一
切屏忘令胸次纖翳弗存自然淨極復明徹骨髓
髓表裏廓然日用尋常悉在覺中

昔顏仲夏泉山云某何故多昏象山曰人氣稟清濁

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
眩了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一番卽一番清明
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好
今吾人平日多是逐物未嘗加意剝落口談明明
心原不曾明明誰欲不昏得乎當時時提醒勿令
昏昧日充月著久自清明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輒應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萬善自裕無俟擬議

問明德良知有分別否曰無分別徒知而不行是明

而不德不得謂之良徒行而不知是德而不明不
得謂之知就其知是知非一念爛爛不學不慮而
言是謂良知就其著是去非不昧所知以返不學
不慮而言是謂明德曰明德曰良知一而二二而
一也

心之爲體本虛本明本定本靜祇緣不知所止遂不
能止其所止隨境轉遷意見橫生以致不虛不明
不定不靜未嘗安所當安是以不能慮所當慮須
是真參實悟知其所止而止止則情忘識泯虛明

不動如鏡中象視聽言動渾是天機

知止不難實止爲難吾人終日講學講來講去其於所止非全不知然志向未嘗精專世緣未嘗屏息初未嘗實止其所止心何由常寂而常定至靜而無欲安安而不遷百慮而致之一乎此心旣未定貼寧靜安固不搖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思慮紛擾天君弗恭學無下落無結果學問之謂何

學問之要全在定心學問得力全在心定心一定靜而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猶

鏡之照不迎不隨此之謂能慮此之謂得其所止
中靜易動中靜難動時能靜則靜時能靜可知矣
是故金革百萬之中甲科烜赫之榮文繡峻彤之
美財貨充積之盛艱難拂亂之時白刃顛沛之際
一無所動於中方是真靜

呂原明晚年習靜雖驚恐危險未嘗少動自歷陽過
山陽渡橋橋壞輻人俱墜浮於水面有溺死者而
原明安坐橋上神色如常後自省察校量嘗言十
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微覺心動數年前

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癘全不動矣故學問得方與不得力臨時便見此公臨生死而不動世間何物可以動之乎吾人居恒談定談靜試切己自反此心果定果靜臨境不動如此公否

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是盡已分內事

古人以天下爲一家億兆爲一身故欲明明德於天下今則一身一家之外便分彼此明明德於一鄉一邑猶不敢望况明明德於一國明明德於天下

乎

人爲學之初便有大志願大期許故學成德就
業光明俊偉是以謂之大人今之有大志願大期
許者不過尊榮極人世之盛其有彼善於此者亦
不過硜硜自律以期令聞廣譽於天下而已世道
生民究無所賴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雖與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德性作用與氣魄作用不同
然志在世道生民與吾人志在一身一家者自不

可同日而語

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卽欲卽仁此欲何可一日無吾人非無所欲然不過欲已富欲已貴欲已壽考欲已不朽卽欲卽私此欲何可一日有

吾人立志發願須是祇德礪行爲斯世扶綱常立人極使此身爲天下大關係之身庶生不虛生死不徒死

物乃聖學入門第一義入門一差則無所不差處

蓋千里不可以不慎物卽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
物格者格其誠正脩齊治平之則大學本文分明
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其用工先後之序層次原
自井然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與物有本末是一
樣說後儒不察遂昧却物有本末之物將格物物
字另認另解紛若射覆爭若聚訟竟成古今未了
公案今只遵聖經依本文認定爲身心意知家國
天下之物從而格之循序漸進方獲近道格物二
字卽中庸之擇善論語之博文真廷之惟精博文

原以約禮惟精原以執中格物原以明善大人之
學原在止至善故先格物以明善善非他乃天之
所以與我者卽身心意知之則而家國天下之所
以待理者也本純粹中正本廣大高明涵而爲四
德發而爲四端達而爲五常見之於日用則忠信
篤敬九思九容以至三千三百莫非也如此是
善不如此是惡明乎此便是知致知致則本心之
明皎如白日替惡所在自不能掩爲善去惡自然
不肯姑息此便是意誠以此正心則心正以此脩

身則身脩以此治國則國治以此平天下則天下
平卽此便是止至善便是明明德於天下若舍却
至善之善不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理不窮而
冒昧從事欲物物而究之入門之初紛紜轉轉墮
於支離此是博物非是格物卽以身心意知家國
天下言之亦自有序不先究其身心意知而驟及
於家國天下之理猶是緩本急末昧其先後尚不
能近道况外此乎今須反其所習舍去舊見除四
書五經之外再勿泛涉惟取近思錄讀書錄高景

逸節要王門宗旨近溪語要沉潛涵泳久自有得
方悟天之所以與我者止此一知知之所以爲則
者止此至善虛靈不昧日用云爲之際遇事精察
研是非之機晰義利之介在在處處體認天理則
誠正之本立矣夫然後由內而外逮及於脩齊之
法治平之略如衍義衍義補文獻通考經濟類書
呂氏實政錄及會典律令凡經世大猷時務要著
一一深究細考酌古準今務盡機宜可措諸行庶
有體有用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夫是之謂大人

之學夫是之謂格物否則誤以博物爲格物縱博
盡義皇以來所有之書格盡宇宙以內所有之物
總之是鶩外逐末昔人謂自笑從前顛倒見枝椏
葉葉外頭尋此類是也喪志愈甚去道愈遠亦祇
見其可哀也已

問身心意家國天下可以言物而知亦言物乎曰古
詩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
四時凋由斯以觀則知非物而何有此物而後能
物物亦猶乾坤雖與六子並列而其所以爲尊者

固自在也

格物下學也格物而格得此物下學而上達矣

此物未格則主人正寐借格物以醒主此物既格則主人已醒由主人以格物

識得格物者是誰便是洞本徹原學見其大

果返觀默識洞徹大原始信我之所以爲我惟是此知天賦本而一朝頓悟此聖胎也戒慎恐懼保而勿失則意自誠心自正齊治均平於是乎出有天地自然有王道夫焉有所倚

知與不知乃一生迷悟所關知則中恆炯炯理欲弗
淆視明聽聰足重乎恭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溥博淵泉而特出之萬善皆是物也否則昏惑冥
昧日用不知理欲莫辨茫乎無以自持卽所行或
善非義襲卽踐迹是行仁義非由仁義此誠正脩
所以必先致知也致知而致得此知方是復還舊
物克全固有之良知聞見知識之知終屬螟蛉
知爲一身之本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能脩身便是立
天下之大本在上則政化起於身不動而敬不令

而從在下則教化起於身遠邇歸仁風應響隨
脩身立本斯一實百實空言虛悟濟得甚事世固有
穎悟度越前哲而究竟不免爲常人者知而不行
未嘗見諸脩爲故也

聖如成湯猶銘盤致警檢身若不及日新又新無瞬
息悠悠吾人多是悠悠度日姑息自棄聖之所以
聖愚之所以愚病正坐此

而有垢永有汚則必思所以洗之乃身心有垢有汚
不思所以洗之何哉

脩身當自悔過自新始察之念慮之微驗之事爲之
著改其前非斷其後續使人欲化爲天理斯身心
皎潔

念慮微起良知卽知善與不善一毫不能自掩知善
卽實行其善知惡卽實去其惡不昧所知心方自
慊若知善而不肯實行其善知惡而不肯實去其
惡自知而自昧之非自欺而何

學問之要只在不自欺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
欲初則勉然而然久則自然而然

自欺與不自欺君子小人之所由分卽人鬼之所由分也不自欺便是君子便是出鬼關入人關自欺便是小人便是出人關入鬼關吾人試默自檢點居恆心事果俯仰無作出鬼關入人關乎抑俯仰有作出人關入鬼關終日在鬼窟裏作活計耶人鬼之分不在死後生前日用可知

大庭廣衆則砥躬礪行閉居獨處卽偷惰恣縱迹然而心不然瞞昧本心支吾外面斯乃小人之尤身未死而心先死矣雖然衣冠言動其實是行尸走

肉

縱心於幽獨自謂無人見聞不思人卽不見不聞而天之必見必聞未嘗不洞若觀火故一念之萌上帝汝臨一動之非難逃天鑒人惟忽天昧天不知天是以欺已欺人無忌憚誠知上天之降鑒不爽則凜然日慎返觀內省之弗暇又何至申節昭昭墮行冥冥

爲善不密多由名譽起見故爲名譽而爲善是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縱善蓋天下可法可傳聞望隆

重聲稱洋溢舉世之所美正神明之所與也此所
謂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人之小人明有人非天之小人陰有天譴總之皆心
勞口拙自貶伊戚

念及自貶伊戚獨知不可不慎若慮情移境奪理欲
迭乘不妨祈監於天每且焚香叩天卽矢今日之
內心毋妄思口毋妄言身毋妄動一日之內務要
刻刻嚴防處處體認至晚仍焚香默禱此日心思
言動有無僞妄有則比心自罰儼然立改無則振

奮策勵繼弗已勿厭勿懈以此爲常終日欽凜
對越上帝自無一念一事可以縱逸今日俯仰無
忤浩然坦蕩於世上他日屬緝之時檢點平生庶
不至黯然消沮自貶伊戚於地下存順沒寧何嫌
如之

尹和靖初看大學有所得舉以告伊川伊川曰如何
和靖但誦心廣體胖而已今吾人讀大學不爲不
久不審亦有所得否亦灑然有以自樂心廣而體
舒否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一有意必固我之私則心爲所累不免忿憤好樂恐懼憂患之偏便不得其正

如鑑照物如谷應聲行乎無事不隨不迎若未至而先迎旣至而不化前後塵相積鑑暗谷窒其爲心害不淺

心體本虛物物而不物於物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如是則雖酬酢萬變而此中寂然瑩然未嘗與之俱馳卽此便是心正便是先立其大否則物交物隨物而馳馳於彼則不在於此有所在斯有所不在

薛文清公每晚將就枕時必自呼曰主人翁在室否
此可謂善存心者

敬是心法能敬則心常惺惺自無不在

持身須是嚴整而渾厚簡易而精明

視聽端凝言動不苟久自粹面盎背四體泰然

九容以脩其外九思以脩其內內外交脩身斯脩矣
脩其身爲道德仁義之身聖賢君子之身擔當世道
之身主持名教之身方不孤負其身方是善脩其
身

身爲型家之準身若不脩則家無所準雖欲齊烏乎
齊昔曹月川先生居家言動不苟諸子侍立左右
恪肅不怠則是子孫化也夫人高年叅謁必跪則
是室家化也兄愛弟恭和順親睦則是兄弟化也
諸婦皆知禮義饋獻整潔無故不窺中庭出入必
蔽其面則是婦女化也鈴下蒼頭皆知廉恥趨事
赴工不大聲色則是僕隸化也此豈聲音笑貌爲
之哉由是觀之吾人亦可以知所勵矣

居家果言有物而行有恒無親愛賤惡等僻家人自

心悅誠服一一聽命惟謹

居家事父母須感格妻子同心盡孝冬溫夏凊晨昏
定省怡怡祇奉務承其歡待兄弟宜以父母之心
爲心友愛篤至中間有賢有愚賢者是敬是依愚
者多方化誨卽或冥頑難化亦須處之有方斷勿
忿疾以致决裂

易云開有家悔亡故必事事律之以義維之以情使
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藹若一身方是好家道

父母不願兄弟不睦子孫不肖婢僕不共費用不節

莫不起於妻家之興敗全係乎妻能齊其妻方是
能齊其家斯家無不齊

居家教子第一在擇端方道誼之師教以嘉言善行
俾習聞習見庶立身行己一軌於正

陸賀治家有法晨昏伏臘男女各以其班供職儉而
安莊而舒薄而均子九齡繹先志著饒節品式名
曰家制行焉使僑者不敢踔厲朴者有所依據順
弟之風被於鄉閭而聞於天下子九韶又以訓誡
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

明誦使列聽之其家教如此吾人誠做其意取司
馮溫公家訓及曹月川家規撮其要每朔望集家
衆宣讀以教其家務齊其家爲勤儉禮義之家清
白仁厚之家自然福壽綿遠此之謂是善齊家

治國乎天下必須純一無僞赤心未失之大人率其
固有之良躬行孝弟仁慈端治本於上民孰無良
自感格蒸蒸興孝與弟不倍風動於下上下協和
俗用丕變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者此也此至德要道於治國乎何有

問後世在上者亦有孝弟仁慈之人而俗不丕變國不大治者何也曰後世在上者雖間有孝弟慈之人未免從名色上打點若果天性真孝真弟真慈則愛敬根於中和順達於外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推之待人接物泚事臨民不敢刻薄一人不敢傲慢一事而國有不治者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云者視民如子生之養之所好如己之欲務思所以聚之所惡如己之營務

思所以去之惟恐一事失宜一民失所因心出治
至誠惻怛宰一邑則一邑之民戴之如父母牧一
郡則一郡之民戴之如父母撫一省則一省之民
戴之如父母君天下則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山
川草木亦藉以生色矣

乎天下平其好惡而已不作好不作惡好惡一出於
公則政平政平而天下平矣

好惡不公由君心不清君心之所以不清聲色宴飲
珍奇禽獸宮室嬖倖遊逸爲之也君若以二帝三

王自期以度越後世庸主自奮以建極作則治登
上理爲事自無此等嗜好而心清心清斯好惡公
好惡一公則理財用人事事皆公與天下同其好
惡而合乎天下人之心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之謂天下
平

問財聚則民散固矣然國家正供所入有限安能以
有限之財散之百姓曰只不使掊尅之人在位橫
斂正供之外不求羨餘不別巧取鯨寡孤獨顛連

無告之人特加存卹水旱饑饉流離失所之民亟
圖賑救不事虛文務求實效卽此便得民心民豈
有不聚乎

平天下莫大乎用人而相則佐君用人以平天下者
也相得其人則相所引用之人俱得其人故必極
天下之選擇天下第一人而相之以端揆於上休
休有容好賢若渴拔茅連茹衆正盈朝爲斯民造
無窮之福子孫尚賴其餘澤相苟不得其人妨賢
妬能蠹政害民釀宗社無窮之禍子孫尚受其餘

殃唐之李林甫盧杞便是覆車然則置相可不慎乎

無他技非全無技也若全無技何以識人之技也惟其有技而自怠其技若無若虛以天下之技爲技悉心採訪人物凡一材一藝之長必貯之夾袋公論僉同則矢公矢慎極力推轂務在得人爲國不樹私門喪李卽此便是宰相大技

周公爲相下白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尚已其在後世若諸葛武侯之相蜀開誠布公體國如家

日孜孜以人才爲事微長必錄雖警不廢下此如
崔祐甫爲相推引薦拔無虛日作相二百日除官
八百人李吉甫入相咨於裴垍曰報國惟在進賢
吉甫流落江湖一旦入相人才多所未諳垍乃取
筆疏二十餘人數月之間所用略盡王旦薦人人
未嘗知此雖與古一德大臣不可同日而語然能
獎進人才較之貪權固位止知有己而不知有人
者猶爲彼善於此

見賢而不能舉蓋未見而浮慕其名高既見而心厭

其不阿往往目爲迂闊不復省錄如漢孝武之於董子申公宋寧理之於晦菴西山始則溫旨招致隨即棄置散地其所眷注不衰者公孫宏桑宏羊韓侂胄史彌遠一班逢迎容悅之臣而已好尚如此致治奚由

問必如何而後謂之賢曰道明德立學貫天人是謂道德之賢識時達務才堪匡世是謂經濟之賢道德之賢上則舉之置諸左右俾專講明古聖帝明王脩已治人大經大法朝夕啓沃隨機匡正次則

舉之俾學國學督學政師範多士造就人才經濟
之賢上則舉之委以機務俾秉國成獻可替否默
平章奏次則舉之隨其器能任之以事分理庶務
其有職業不脩者退之以儆素餐蠹政病民者罪
之以肅百僚元惡大怒則依四凶之例以雪蒼生
之憤舉措當好惡公方不拂人之性

平天下者以義爲利則惟義是好上倡下效大義浹
於人心人心既附則元氣自固三代之所以享國
長久者此也以利爲利則惟利是好剗民自奉人

心不附元氣不固則國祚不永前五代後五季是也

問平天下若全不言利則經費不足亦何以平天下
曰三代亦此天下三代以後之天下亦此天下三
代之天下經費何以足三代以後之天下經費何
以每患其不足亦可以思其故矣蓋三代之天下
經費儉儉則恒足三代以後之天下經費奢奢則
不足今且勿論三代姑以漢之天下言之漢初尚
鮮鹽茶征榷之入文景又屢下寬郵之詔蠲民租

稅而經費不患不足者露臺惜百金之費不輕營
造後宮無錦繡之飾凡百有節是以財貨充積其
朽粟紅故有天下者能以文景爲法經費亦何患
不足耶

問紀綱制度禮樂兵刑皆治平所關乃平天下傳略
不之及何也曰有了本不愁末平天下傳言先慎
乎德言理財用人以義爲利以端出治之本本立
則綱紀禮樂制度兵刑因事自見若本之不立縱
紀綱制度禮樂兵刑一一詳備徒粉飾太平耳宇

四書反身錄

大學

卷

文泰之於周唐太宗之於唐治具非不粲然可觀
而治化果何如哉貞觀之政雖幾致刑措然本源
不正既無天德又安有王道此正所謂五霸假之
乃有識者之所羞道也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鄆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泲水許係荃四山
甫全校

中庸

中庸聖學之統宗吾人盡性至命之指南也學不盡
性學非其學不顧誕天命學無原本盡性至命與
不學不慮之良有一毫過不及便非中與愚夫愚
婦之知能有一毫異同便非庸不離日用平常性

依本分而行本分之內不少愧歉本分之外不加
毫末此之謂中庸

自堯舜以執中授人遂認爲聖賢絕詣非常人所
可幾却不知常人一念妥貼處與堯舜同卽此便
是中能常常保此一念而不失卽此便是允執厥
中人心上過不去卽堯舜心上過不去者然則中
豈外於日用平常乎惟其不外日用平常方是天
下達道

天生吾人厥有恒性五德具足萬善咸備目視而明

耳聽而聰口言而從心思而睿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輒應不思不勉自然然而然本無不率其或方然而忽不然有率有不率情移境奪習使然也能慎其所習而先立乎其大不移不奪動靜云爲惟依良知良能自無不善卽此便是率性火然泉達日充月著卽此便是盡性斯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負天之所命而克副天心

吾人一生凡事皆小性命爲大學問契緊全在念切性命平日非不談性說命然多是隨文解義伴口

度日其實自有性命而自己不知性不重命自私
用智自違天則性遂不成性而命靡常厥命興言
及此可爲骨慄誠知人生惟此大事一意疑此萬
慮俱寂惘惘而常覺空空而無適知見泯而民彝
物則秩然矩度之中毫不參一有我之私成善斯
成性成性斯凝命矣此之謂安身立命

問識性方能率性若不先有以識之雖欲率何從率
曰識得識是誰識便知率是誰率識得良知便是
性依良知而行不昧良知便是率性便是道知良

知之在人未嘗須臾離則知道原未嘗須臾離形
雖有不覩不聞之時而良知未嘗因不覩不聞而
少離所以戒慎恐懼者不使良知因不覩不聞而
少昧也迹雖有隱有微而良知昭昭於心目之間
見莫見於此顯莫顯於此自省自惕自葆其知斯
不愧天知

天與我此性虛靈不昧無須臾之少離天昭鑒我此
性凜凜在上無須臾之或離雖欲不懼其可得乎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真無一

時一刻而可忽

戒慎恐懼正是顧謏天之明命惟恐心思念慮少有縱逸不合天心

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小心翼翼時顧天命何敢悠悠自忽幾微

君命親命師命尚不可忽况天命爲吾性之所自出天鑒不爽天威莫測敢不畏乎敢不兢業祗敷是恭是律乎隨時隨處無在敢忽閑思安念何自而

問中庸以何爲要曰慎獨爲要因請示慎之之功曰
子且勿求知慎先要知獨獨明而後慎可得而言
矣曰註言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曰
不要引訓詁須反己實實體認凡有對便非獨獨
則無對卽各人一念之靈明是也夫之所以與我
者與之以此也此爲仁義之根萬善之源徹始徹
終徹內徹外更無他作主惟此作主慎之云者朝
乾夕惕時時畏敬不使一毫牽於情感滯於名義
以至人事之得失境遇之順逆造次顛沛生死患

難咸湛湛澄澄內外罔間而不爲所轉夫是之謂
慎

中和只是好性情

學者全要涵養性情若無涵養必輕喜輕怒哀樂失
節

喜怒哀樂未發時性本湛然虛明猶風恬浪靜水面
無波何等平易已發氣象一如未發氣象便是太
和元氣

常令心地虛豁便是未發氣象便是中便是立天下

之大本

平日工夫若實實在未發前此養培養得果純自不
爲喜怒哀樂所移

未發時此心無倚無着虛明寂定此卽人生本面不
落有無不墮方所無聲無臭渾然太極延平之默
坐體認體認乎此也象山之先立其大先立乎此
也白沙謂靜中養出端倪此卽端倪也未識此須
靜以察此旣識此須靜以養此靜極而動動以體
此應事接物臨境驗此此苟不失學方得力猶水

有源木有根有源則千流萬派時出而無窮有根則枝葉暢茂條達而不已此之謂立天下之大本然靜不失此動不失此難昔倪潤從薛中離講學夜深中離令潤去睡五更試靜坐後再講次日中離問坐時何如曰初坐頗覺清明既而舟子來報風願請登舟遂移向聽話上去從此便亂今吾人此心一向爲事物紛拏靜時少動時多而欲常不失此得乎須屏緣息慮一意靜養靜而能純方保動而不失方得動靜如一

每日鷄鳴平旦須靜
衣危坐無思無慮澄心反觀令
此心湛然瑩然了無一物唯一念炯炯清明廣大
得此頭緒收攝縱
續日間應事庶不散亂古人云
一日之計在於寅此乃吾人用工最緊要處但此
緒疑之甚難散之甚易自朝至午未免紛於應感
宜仍坐一番以凝之迨脫然坐返觀日間果內外
瑩徹脫灑不擾否務日日體驗時時收攝久而自
熟打成一片寂而能照應而恒寂蔽之不能昧擾
之不能亂已發恒若未發矣

靜而如此便是未發之中動而如此便是中節之和
一時如此便是一時中和一日如此便是一日中
和終其身常常如此則全是中和性學至是成矣
性情中和便是好性情性情好的人到處可行故爲
天下之達道性情不好的人雖處一家一鄉動輒
乖戾况一國况天下乎

位育乃性情實效慎勿空作想象性情中和的人見
之施爲無不中和以之齊家則一家默化一家大
和以之處鄉則鄉無爭化一鄉太和以之治國平

天下則經綸參贊一本德性化理翔洽風動時雍
兩間之戾氣清風雨順人豳天札物無疵厲鳥獸
魚鱉咸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乾坤清泰世運太
和或處而在下無經世之責卽以經世者覺世德
性所感人咸悅服率循其教翕然丕變人欲化爲
天理小人化爲君子爲天地立心爲斯民立命默
贊天地氣化默佐朝廷治化是亦參贊位育也
問如何方爲時中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
綱常倫理盡道辭受取與咸宜仕止久速當可不

參意見不涉擬議無妄念無執着方爲時中若以
此爲庸常無奇而弁髦之高語圓通薄視矩度不
兢業敬慎從庸上做起非無忌憚之小人而何
良能人人咸具民何以鮮能不知故也知則日用乎
常不慮而能夫豈鮮能特外徇物內忘己自能而
自不依其能是以鮮能

民苟自依自己良能而行是自率其性任天而動便
是天民此外縱一無所能亦不害其爲至能否則
自棄其天自囿於凡便是凡民縱事事成能適以

喪其良能總是鮮能

舜之所以爲舜全在好問好察吾人不能好問好察其病有二一則安於凡陋未嘗以遠大自期一則貢高自大恥於屈已下人二病若除自然好問好察

脩身明道不容不問不察不問不察則脩身明道之宜無由聞所未聞知所未知經世宰物不容不問不察不問不察則經世宰物之宜無由聞所未聞知所未知

能好問好察斯無遺善能隱惡揚善人孰不樂告以善聚衆人之智以爲己智則其智也大矣

知好問好察用中於民是大智則知來問不察師心自用是大愚

聲色貨利毀譽得失之念不除皆自納於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辟也溺於文義知見繚繞蔽惑令自己心光不得透露其爲罟獲陷阱尤甚吾黨戒諸平常心是道中庸不可能只是炫奇好異不平常也若平平常常信心而行爲其所當爲何不可能之

有

才猷足以匡時定世節義足以藐富貴輕死生此人
所難也然難者猶有其人中庸率自日用此人所
易也而易者世反罕觀良由人多事事而不事心
好奇而不好平故也若事功節義一一出之至性
率自平常而胸中絕無事功節義之見方是真事
功真節義真中庸誰謂中庸必離事功節義而後
見耶有此事功節義方足以維名教振頹風若誤
以迂庸爲中庸則中爲執一無權之中庸爲碌碌

無能之庸人人皆可能人人皆中庸矣何云不可能也能者雖多何補於世

離事功節義求中庸固不可以事功節義求中庸亦不可或出或處只要平常心果平常無所不可

自勝之謂強能自勝其私而矯之以正方是真強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只是自強不息

易流易倚易變者俗人也矯其易流易倚易變之私不流不倚不變方是君子

吾人身處末俗須是鐵骨金筋痛自矯強纔得不流

不倚不變立身方有本末前輩謂寧爲矯強君子
勿爲自然小人有味乎其言之也敬揭以自儆
以示夫及門

遇易流易倚易變之際固常矯平日獨無所矯乎須
然自檢點已偏隨偏隨矯躁則矯之以靜浮則矯
之以定妄則矯之以誠貪則矯之以廉傲則矯之
以謙暴則矯之以忍慢則矯之以敬怠則矯之以
勤奢則矯之以儉競則矯之以讓滿則矯之以虛
如則矯強久斯自然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良知也夫婦之不肖可以能
行焉良能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不過先得愚夫愚
婦之所同然全其知能之良而勿喪耳非於此良
之外有所增加也

夫婦雖可以與知而不常知者乍起乍滅自具良知
而自昧良知也夫婦雖可以能行而不常行者情
移境奪自具良能而不率良能也聖人愚不肖之
分分於此而已然則學人苟欲希聖亦惟自率其
知能之良務合乎愚夫愚婦之所同然火然泉達

日充月著自然優入聖域免於愚不肖之歸若外
良知而別求知縱知聖人之所不能知亦是無知
外良能而別求能縱能聖人之所不能亦是無能
以其忘本逐末舍血脉而求皮毛無關於作聖之
功也

識此則當下便是鳶魚飛躍於前昧此則動念卽乘
枉枯槁亡於後

夫婦知能便是道之發端卽從夫婦居室上做起便
是造端若此處忽略則自壞其端便是不能慎獨

閨門床第之際莫非上天昭鑒之所處闔門如處大庭心思言動毫不自苟不愧其妻斯不愧天地刑於寡妻便可御於家邦

夫妻相敬如賓則夫妻盡道處夫妻而能盡道則處父子兄弟君臣上下斯能盡道

日用常行之謂道子臣弟友之克盡其分是也吾人終日談道試自反平生果一一克盡而無歉乎苟此分未盡便是性分未盡而猶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倫常有虧他美莫贖

居恒念及此便有多少愧心多少憾心

平日講中庸亦知心要平常然平常不平常不在言說臨境便見能素位而行便是平常一或願外心便失常心一失常平常安在

處富貴如無與處貧賤如無缺處患難如無事隨遇而安悠然自得方見學力否則胸次擾擾心爲境轉其造詣可知

學問不能隨境鍊心不能無入而不自得算不得學問

天子贊鬼神之德之盛分明說體物而不遺乃後儒
動言無鬼神啓人無忌憚之心而爲不善於幽獨
者必此之言夫

知鬼神體物不遺則知無處無鬼神無時無鬼神人
心甫動鬼神卽覺存心之功真無一時一刻而可
忽故必質諸鬼神而無疑方可以言學

孝爲百行之首脩身立德爲盡孝之首舜之大孝在
德爲聖人故人子思孝其親不可不砥礪其德德
爲聖人則親爲聖人之親德爲賢人則親爲賢人

之親若碌碌虛度德業無聞身爲庸人則親爲
人之親甚至寡廉鮮恥爲小人匹夫之身則親爲
小人匹夫之親虧體辱親莫大乎是縱日奉五鼎
之養亦總是大不孝

問大德之人必得祿位名壽孔無德乎何爲老於窮
途顏無德乎夫何三十二而亡曰孔雖老於窮途
然窮於一時實不窮於萬世受天之祐與天無極
顏雖三十二而亡而有不亡者存一念萬年是也
區區形骸脩短當非所論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

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詩云文王在上於昭
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世有哲王三后在
天又云秉文王之德對越在天知此則知顏子矣
知顏子斯知天之所以酬德矣或酬於生前或酬
於身後龍潭老人所謂此翁無急性却有記性斯
真知天者若謂形亡神滅則詩誥及周公不若且
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之語皆誑語矣曾謂聖人而
誑語乎哉必不然也

善固執是爲學實下乎處善非善語成迹之善善

而執之義襲於外乃吾人天然固有之良也博學
而不學此便是禪學審問而不問此便是泛問慎
思而不思此便是游思明辯而不辯此便是徒辯
篤行而不行此便是冥行

此非一路可入或考諸古訓或證諸先覺或靜坐澄
源或主敬集義或隨處體認內外交誦不靠一路
故曰博既學而此良與理或未能湊泊融合或動
與靜殊未能一致自不容不問如張子患定性未
能不動就程子質問程子告以定性之旨廓然大

公物來順應是也。思者聖功之本，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晝夜默參，力到功深，豁然頓契，辯之於友，以證所契。務期至當歸一，庶不毫釐千里。夫然後沛然見之於行，步步腳踏實地，斯步步莫非天良。與空言虛悟對塔談相輪者，自不可同日而語。

已有性而不能自率，自由自盡其性，已有覺而不能以其所覺覺人，以盡人之性，悠悠度日，不能實亮天工，默贊化育，頂天立地，貫徹三才，做場人，虛生浪死，與草木何異。

問致曲曰曲是委曲吾人良知良能之發豈無一念
一言一事之善只是隨發隨已不能委曲推致與
不學何異所貴乎學者正要在此處察識此處著
力如一念而善卽推而致之以擴其念一言之善
卽推而致之以踐其言一事之善卽推而致之令
事事皆然纖悉委曲無一不致猶水之必東雖遇
灣曲轉折不能爲之障礙纔得達海
日用起居飲食男女辭受取予應事接物務依真知
而行委曲善處不失其真便是致

曲禮三千皆所以致曲也纖微不忽善斯成性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大德固不可踰閑小德亦不可出
入此方是致曲如此致曲則所以收斂身心者愈
細愈密久之道德積於中器宇自別人孰無良觀
德心醉善心自興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

問尊德性曰尊對卑而言天之所以與我而我得之
以爲一身之主者惟是此性耳目口鼻四肢百骸
皆其所屬以供役使者也本是尊的本廣大精微
高明中庸而有德故謂之德性只因主不做主不

能鈴束所屬以致隨其所好反以彼主靈臺做擾
天君弗恭尊遂失其爲尊不容不問學以尊此尊
問是問此德性學是學此德性若問學而不以德
性爲事縱向博雅人問盡古今疑義學盡古今典
籍制作可侔述公刪述不讓孔子總是爲耳目所
役不惟於德性毫無干涉適以累其德性須是一
掃支離蔽錮之習逐日逐時逐念逐事在德性上
參究體驗克去有我之私而析義於毫芒以復其
廣大精微愈精微愈廣大不溺於聲色貨利之汚

而一循乎中庸以復其高明中庸愈中庸愈高明
德性本吾故物一意涵養德性而濬其靈源悟門
既開見地自新謹節文矜細行不耽空守寂斯造
詣平實夫如是德豈有不至道豈有不凝乎

邦無道默固足以有容若不韜光晦迹終爲人所勦
色須是無名可名方免繒繳

問中庸謂明哲保身古今正人非不明哲然往往身
不免禍何也曰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若必以苟
全爲保身則胡廣之中庸繇味道之模稜楊雄之

身仕二姓馮道之歷仕五季皆是能保其身既明
且哲矣夫等死耳然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
此處要見之真守之定倘輕於鴻毛不妨斂身避
難保其身以有待苟事關綱常民彝一死重於泰
山若比干之剖心文天祥之剛亡與亡此正保其
千古不磨之身乃明哲之大者楊雄馮道止緣錯
認苟全爲保身偷生一時貽譏千古綱目書莽大
夫楊雄死通鑑於馮道口誅筆伐爲戒無窮由斯
觀之果孰得而孰失耶

言及王天下三重本諸身章遂太息曰豈惟三重之
道必本諸身凡講學著書經世宰物皆當如此謹
學者書若不本諸身徵諸人考諸往聖而不謬達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則學不成學書不成書經世宰物若不本
諸身徵諸人考諸往聖而不謬達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經濟
不成經濟事業不成事業

經綸天下之大經由於立天下之大本本者何卽心

中一念靈明罔有天良是也立者立此而已無他
肫肫此卽肫肫無他淵淵此卽淵淵無他浩浩此
卽浩浩時出者由此而時出也當惻隱卽惻隱當
羞惡卽羞惡當辭讓卽辭讓當是非卽是非自聰
明睿知自寬裕溫柔自發強剛毅自齋莊中正自
文理審察自然而然夫焉有所倚

潛龍以不見成德吾人苟真實念切性命自宜埋頭
密誦一味關絃章與不章一切莫管纔有期章之
心便是小人的然并其所爲闇然者亦假

凡人學道無成皆由名根未斷淺之爲富貴利達之名深之爲聖賢君子之名淺深不同總之是病此病不除卽杜門闔脩終日水兢自始至終毫無破綻亦總是瞻前顧後成就此名畢生澆灌培養的是棘藜爲病愈深死而後已此皆膏肓之症虛扁之所望而卻走者也故真正學道須先除此病根方有入機

一切世味淡得下方於道味親切苟世味不淡理欲夾雜則道味亦是世味淡而不厭非知道者其孰

能之

內省不疚方是真慎獨無惡於志則慎獨方得力
若止無惡於人即非鄉原之諸俗亦不過是迹上打
一點動鮮忿尤必無惡於志斯心事光明不愧僉影
不愧屋漏便是天德有了天德不患無王道

自衣錦尚絀以下皆所以慎獨率性以復天命之本
然也本然處原淡原簡原溫原近原微即此便是
本體能淡能簡能溫能謹近謹自謹微即此便是
工夫由工夫以復本體即本體以爲工夫斯盡性

至命天人一貫矣若少有一毫夾雜少有一毫滲
漏少有一毫安排少有一毫未化便涉聲臭終非
不覩不聞天命原初之本體

於穆不已之真絕無聲臭故必化而又化聲臭俱無
卽之若無而體之則有所謂口欲言而辭喪心欲
緣而慮亡則幾矣